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李鹏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赵翼诗歌与诗论研究

赵翼诗歌与诗论研究

李鹏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翼诗歌与诗论研究 / 李鹏著. —汕头：汕头大学出
版社，2007.8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SBN 978-7-81120-040-9

I . 赵… II . 李… III . 赵翼 (1727~1814) , — 古典诗歌—
文学研究 IV . I 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2105 号

书名 / 赵翼诗歌与诗论研究

作者 / 李 鹏

责任编辑 / 胡开祥

出版发行 / 汕头大学出版社

地址邮编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5 室 (5106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设计制作 / 北京时代印象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卡乐富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 195 千字

规 格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4

版次印次 / 2007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 0001-1000

定 价 /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摘要

本书以赵翼的诗歌和诗歌理论为研究对象，试图以赵翼为个案，结合他周围的文人、学者，考察乾嘉时期的诗坛风会、学术潮流，探讨乾嘉学风对当时文学以及士人人生选择的影响。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主要分析了赵翼为什么刚到中年就选择了归隐，讨论了乾嘉时期的“中年归隐”现象，认为这是一批士人在对政治时势清醒判断的基础上，在整个时代文化学术气氛的感染下，基于对学术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可，在极度渴望不朽的心理驱动下，放弃世俗的功名事业，转而将主要精力投注到文章事业中去。乾嘉时期文化学术的繁荣，和这种对文章学术的热情以及巨大投入密不可分。

第二章考证了赵翼和乾嘉时期诗坛上各派人物之间的交往以及彼此间的关系，认为赵翼和性灵派领袖袁枚虽是“同调”，但彼此间也有不和谐之处，而赵翼和当时属于格调派的“吴中七子”以及肌理派领袖翁方纲等人也有诗文切磋，彼此也互相影响。作为“乾隆三大家”之一，赵翼凭借自己的诗歌创作成就以及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乾嘉诗坛上和袁枚并列的代表性大诗人。

第三章考察了赵翼史学家和诗人双重身份之间的影响和互渗。

第四章介绍了赵翼《瓯北集》里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内容：一是他对西南边境地区风土人情的刻画；二是洋溢在他诗歌里的幸福满足感和对朝廷以及皇帝的歌功颂德；三是忧时伤乱以及对下层百姓苦难的同情；四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认识到西方文化并非源自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显露出来的强势抱有警惕之心。

第五章分析了赵翼诗歌总的特征：一是内容的记事性和鲜明的自传性；二是日常化体验里真实性情的自然抒发；三是即事悟理、博辩无碍的议论。

第六章考证了《瓯北诗话》一书的成书过程，主要分析了赵翼为什么要把当代诗人吴伟业、查慎行树为经典，认为这是赵翼企图站在当代的立场上书写诗歌史，体现了他“爱古不薄今”的诗歌史观，同时也反映了以赵翼为代表的乾嘉时期文人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学成就在整个文学史上获得承认的自信和渴望。

第七章分析了赵翼作家研究时运用的知人论世法和比较法，认为后者反映了赵翼将文学活动视为竞技活动、将文学史视为作家们为了自成一家而彼此竞争的历史的观念。此外，本章还从接受史的角度考察了赵翼对几个经典作家的批评。

第八章分析了赵翼诗歌理论的核心，即追求自成一家，创新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同时本章也考察了自清初叶燮至乾嘉时期的袁枚、张问陶等人对“自成一家”的呼吁，认为这一意识的强化，是清代中期诗坛产生不少名家的原因之一。

第九章考察了乾嘉学风和个人才性对赵翼论诗的影响，分析了主性灵的赵翼为什么在一些观点上和肌理派的翁方纲颇为接近，探讨了乾嘉时期人们论诗在“才”、“学”、“识”上各有侧重的原因。

第十章通过考证赵翼诗歌和诗话在国内以及海外的传播，分析了赵翼在清诗史、诗歌理论研究史以及日本汉诗发展史上的影响。

[关键词] 不朽、赵翼、《瓯北集》、《瓯北诗话》、乾嘉诗坛、乾嘉学风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studies ZHAO Yi's poetry and poetics, who was a famous poet and historian in the Qing Dynasty. It tries to describe the Parnassus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ZHAO Yi and his contemporaries. And it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study style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o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life choice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s at that time.

The dissertation comprises ten chapters. Chapter One mainly explains why ZHAO Yi and other famous scholar-bureaucrats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disengaged from the bureaucracy during their middle years.

Chapter Two describ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ZHAO Yi and other important poets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which proves that ZHAO Yi was a great master of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arnassus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Chapter Three mainly analyses how the identity of a historian had a potential effect on ZHAO Yi's poetry and poetics.

Chapter Four discusses the content of OU Bei Ji (OU Bei's anthology). ZHAO Yi portrayed the scenery and social customs of the southwest China in his poetry when he assumed an official position there. And his poetry was overflowing with happiness and gratitude to the emperor. But he was very worried about the convulsions and sympathized what the common people suffered. He was also one of those rare people who realized that the west civilization was not derived from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e was alert to its aggressiveness.

Chapter Five analyses the features of ZHAO Yi's poetry. His poetry was autobiographic and inclined to express his true feelings about the daily life. He always liked to make comments in his poetry.

Chapter Six researches the writing process of OU Bei Shi Hua (OU Bei's comments on poetry). It mainly explains why ZHAO Yi made his contemporaries such as WU Weiye and ZHA Shenxing become canons. In this way,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se modern poets while worshiping those great predecessors. And it also reflected the anxiety for ascending the literature shrine of the literators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Chapter Seven mainly explains why ZHAO Yi always made comparisons between poets and concludes ZHAO Yi considered writing as a competition.

Chapter Eight studies the core of ZHAO Yi's poetics. ZHAO Yi held that a poet ought to form his own style, which was advocated from YE Xie to YUAN Mei and ZHANG Wentao.

Chapter Nine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study style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on ZHAO Yi's poetics. It also shows what an important role the talent played in ZHAO Yi and other critics' view.

Chapter Ten researches the dissemination of ZHAO Yi's poetry and poetics works, which reflects ZHAO Yi's influence on poetry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poetry in Chinese style during the late Edo era.

Key words: immortality, ZHAO Yi, OU Bei Ji (OU Bei's anthology), OU Bei Shi Hua (OU Bei's comments on poetry), the Parnassus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the study style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Jiaqing

绪 论

赵翼，字云崧（“崧”或写作“松”、“菘”等），一字耘菘，号瓯北[1]，江苏阳湖（今常州）人，生于雍正五年（1727），卒于嘉庆十九年（1814），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存世著作有《瓯北全集》七种，即《廿二史札记》36卷（补遗1卷）、《陔余丛考》43卷、《檐曝杂记》6卷（续1卷）、《皇朝武功纪盛》4卷、《瓯北诗钞》20卷、《瓯北诗话》12卷和《瓯北集》53卷，其中《瓯北诗钞》系从编年的《瓯北集》中选出分体重编。在诗歌方面，赵翼和袁枚、蒋士铨并称为“乾隆三大家”，在史学方面，他写作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以及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同为乾嘉时期史学巨著[2]。

耐人寻味的是，在他自己所属的时代，赵翼因诗歌创作震爆一时，其史学上的成就并未太引起当时人的注意；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史学观念的转变，赵翼的史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例如梁启超、陈垣先生等都极为推崇《廿二史札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对赵翼运用归纳法治史极为赞赏，陈垣先生则将《廿二史札记》作为欲治史学者的入门必读书，据说陈垣先生还曾挂过这样一副对联：“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191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史学家还把赵翼选为中国历史

[1] 颇疑赵翼字原作“云翀”。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7《送张廉船仲子落京兆解游关中》“舍人爱才忘贫乏”句下注：“赵云翀舍人馆廉船于家”，说的是赵翼的事，此赵云翀即赵翼。古人的字和名在意义上一般相关，“云翀”和“翼”正好符合这一惯例。另，赵翼的号“瓯北”或作“鸥北”，《瓯北集》卷41有《旧簏中偶检得在京时所画鸥北耘菘小照，戏题卷后》一诗，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8亦有《题赵编修鸥北耘菘图》可为证。

[2] 《廿二史札记》为赵翼所撰，原无异议。后李慈铭于《越缦堂日记》中（同治九年七月初五日）写道：“阅赵翼《廿二史札记》。常州老生皆言此书及《陔余丛考》，赵以千金买之一宿儒之子，非赵自作。以《瓯北诗集》、《诗话》及《檐曝杂记》诸书观之，赵识见浅陋，全不知著书之体。此两书较为貫串，自非赵所能为……”自此，好奇者多对《廿二史札记》的著作权归属产生怀疑。对此，台湾学者杜维运于《赵翼传》中有专门的章节加以辨析，大陆学者王树民在其《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的前言里有论述。另外，李金堂的《关于札记的作者问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1期）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李慈铭有关说法前后矛盾，没有什么可靠证据，也经不起推敲，《廿二史札记》的作者应该是赵翼。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赵翼为人的品格如何，更关系到本书很多观点立论的基础，启功师因此叮嘱我必须谨慎。我认为，在没有更坚实的材料发现之前，不能仅凭李慈铭前后矛盾的传闻之词就否定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和《陔余丛考》上的著作权。

上最有影响的十大历史学家之一。近年我国也有人将赵翼的史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2000年5月，导师：陈其泰）。史学界对赵翼在史学上成就的评价已经远远超过当初和他鼎立的王鸣盛、钱大昕。相形之下，赵翼在文学上的成就，却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冷落。

在文学领域里，赵翼不仅为我们留下近五千首诗，还有一部探讨诗歌理论的诗话著作。但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检索到的论述赵翼诗歌的单篇论文却寥寥无几。在象征经典地位认可的古代文学史编写中，对赵翼的介绍基本是蜻蜓点水式的，最多也只是像马积高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1992）那样稍稍肯定了其诗风的“独创性”。朱则杰（1992）和严迪昌（2002）各自在写作《清诗史》时，倒是都立了专节加以讨论，但对赵翼诗歌的肯定仍然有限。此外，胡忆肖、华夫、李学颖、曹光甫等人都整理过赵翼的诗集，在书前的序言里，他们都对赵翼诗歌进行过总体评价。由于对文本比较熟悉，他们的评论要详细些、到位些。但和当代对袁枚诗歌的研究比起来，同为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的诗歌显然受到和其历史地位不相称的冷落。

对于赵翼诗歌理论的研究虽然显得稍微热闹些，但大家实际关注的焦点只有一个，即赵翼的“创新论”。当代研究者热衷于阐释赵翼的“创新论”，很大程度上恐怕受到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知识界颇为流行的进化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对新变有一种价值论上的偏好；而且，赵翼的观点和当代文艺理论对文学本质的某些描述相契合，比较容易受到文艺理论研究者的青睐。只是这样一来，很少有人去注意赵翼诗论产生的历史情境（比如他所处时代的学术氛围和思想潮流、他置身其中的诗坛风会，等等）；更没有人去叩问激发赵翼如此论诗的个人因素。既不回到历史当中去，又不体贴倡论者独特的思想情感、人生追求，这样的研究就仅仅是从当下的理论观念出发，衍生出的对前人观点的当代读解。夺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对于理论建设也许是可行的，但用到史实的研究上就值得商榷了，因为这样的读解往往可能和真实情况有偏差，甚至出现对前人的误读。实际上，赵翼诗论的核心应该是自成一家，创新在他看来只是为了达到自成一家的手段而已。

“身后是非谁管得”，无论是冷落，还是误解，都与赵翼自己生前的期待相去甚远。

对于诗歌，赵翼清楚地知道它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瓯北集》卷43《静观二十四首》其二十四[3]：

[3] 本书以下凡引《瓯北集》中诗歌，只标明卷数和诗题，不再一一注明引自《瓯北集》。

两间无用物，莫若红紫花。食不如橡栗，衣不如苎麻。偏能令人爱，宴赏穷豪奢。
诗词亦复然，意藻抽萌芽。说理非经籍，记事非史家。乃世之才人，嗜之如奇葩。
不惜鉢肺肝，琢磨到无瑕。一语极工巧，万口相咨嗟。是知花与诗，同出天菁华。
平添大块景，默动人情夸。虽无济于用，亦弗纳于邪。花故年年开，诗亦代代加。

“平添大块景，默动人情夸”，诗和花一样，给人带来的是审美上的愉悦，打动的是人的情感。但是，美不仅需要发现，还需要能够欣赏美的眼睛，才不至于寂寞无主、虚美一场，正如赵翼说的那样：“天地有至文，花鸟与山水。当其生机妙，巧画弗能拟。亦必有解人，乃不虚此美。譬如得佳句，孤吟空自喜。偶逢赏音读，清芬益满纸。”（卷23《园中即事》）诗文的美同样需要“解人”^[4]、“赏音”，作者创作出作品来，总是期望读者当中会有自己的知音。在卷22《编诗》里，赵翼写道：“欧阳昔作文，喜共师鲁披。伸纸一疾读，其乐不可支。坡云七分读，劣句生妍姿。我今无此友，将欲索解谁？名山传其人，斯语亦自欺。人亦未必读，读亦吾弗知。不如还自赏，我我相娱嬉。”作为一个创作者，最理想的是在生前能够有知音赏识自己的诗文，因为后人即使读自己的诗，自己也已经无法知道了。卷36《杂书所见》再次表达了这份渴望：

我诗爱人读，好友来激赏。对我长吟之，快若搔背痒。可惜我读古人诗，古人不见我拊掌。乃知相需殷，相遇偏多爽。九原吊随会，不闻鬼答响。峴碑泪空堕，叔子已长往。所以虞仲翔，生前每切知己想。

但是，正像《文心雕龙》卷7《知音》篇里感叹的那样：“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5]赵翼读古人的诗，并写下诗话，他想作前代诗人的知音；同样，在内心深处，他也盼望在将来会有人像他读古人诗一样来读他的诗，作他的知音。前面所引诗里赵翼感叹藏之名山、以待后人是自我欺骗的想法，但赵翼一生所追求的恰恰就是文章事业，所想的恰恰就是通过后人对自己诗歌、著作的阅读，使自

[4]《世说新语·文学篇》：“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是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退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5]《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713页。

己的存在不会被人忘记。

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曾提到“认识基调”这样一个概念，他说：

一般地说，在考察诗人的诗歌创作生涯时，“认识基调”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然，这并非对任何一个诗人都很明显，而且其重要程度，又往往随着诗人年龄和境遇的变化或消或长，但是也有极为罕见的情况，那就是：某个诗人具有了之所以成为某个诗人不可欠缺的意识观念并且这种观念系统地贯穿其一生，对于那些具有个性特征的诗人，情况尤其是如此。李白的“客寓”意识，就是如此[6]。

借鉴这一概念，我认为赵翼之所以是赵翼，就是因为他那极为清晰、异常坚定的对“不朽”的追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事业，使有限的自然生命能够依托在上面传之久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一观念，贯穿了赵翼一生，影响了他的人生抉择，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也影响了他的诗歌理论。本书的写作，总体上是围绕着赵翼对不朽的追求这一“基调”来展开的：中年归隐，赵翼决心追求文章事业，传世的渴望使得他的诗歌成了他的自传，也决定了他论诗必然标举“自成一家”，甚至还直接影响了他编选、刊刻、传播自己诗歌、著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在写作本书时，我力图不仅仅限于赵翼一个人，而是希望能够以赵翼为个案，结合赵翼周围的文人、学者，考察乾嘉时的诗坛风会、学术潮流，探讨乾嘉学风对当时文学以及士人人生的一些影响；希望能够从一个人触摸到一个时代，由一“点”辐射到一个“面”。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也尽量注意纵向的历史考察，例如士人人生价值观的变迁、自成一家观念在清代初期及中期诗坛上的盛行、咏史诗的发展，等等。

在具体论述上，我追求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立论。文中考述了赵翼隐居后做一个诗人、学者的生活来源，分析了清代学人对生计问题与学术之间关系的看法；考证了乾隆三大家之间的交往，分析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真实关系；考证了《瓯北诗话》一书的成书过程，分析了查慎行等人的人选折射出的以赵翼为代表的乾嘉文人对自己、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学成就在整个文学史上获得承认的自信与渴望；考证了赵翼诗歌和诗话著作在

[6] 【日】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刘维治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1页。

他生前身后、国内外的传播，分析了历代读者（包括国外读者）对他的接受程度以及他对此后诗歌、诗歌理论所造成的影响。另外，本书附录的几个部分也都是文献的考证和整理，其中《赵翼年谱诗证》实际上是赵翼诗歌记事性与自传性的最好说明；辑录的赵翼所写的书信、序文以及赵翼诗歌和诗话“和刻本”的日人序、题词等，同样是本书相关论述的文献基础。

悠悠百年之后，我不敢自命是赵翼的知音，只求在具体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能够再次走进他生活过的时代，感受他曾经的喜、怒、哀、乐，理解他思想观点的初衷，希望不至于从现在的眼光出发诬罔古人。归根到底，文学尤其是诗歌，无论是其创作还是研究，都需要对生命真切深入的体验。

目 录

第一章 并非特例的中年归隐

第一节	赵翼的中年归隐与乾隆朝“中年归隐”现象	2
第二节	归隐后的生计问题	10
第三节	身为乡绅的赵翼	15

第二章 赵翼与乾嘉诗坛

第一节	乾隆诗坛三大家考述	22
一、	三家并称的由来	22
二、	三家之间的交往	25
三、	三家的排序	31
第二节	赵翼与乾嘉其他重要诗人交往考述	34
一、	与“吴中七子”的交往	34
二、	与翁方纲的交往	37
三、	与王文治的交往	38
四、	与李调元的交往	39
五、	与洪亮吉、赵怀玉等后辈诗人的交往	39

第三章 史学赵翼与文学赵翼

第一节	赵翼与乾嘉诗坛的“咏史热”（兼论清诗中的组诗现象）	45
第二节	做诗时的史学趣味	55
第三节	论诗时的史学趣味	58
第四节	“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	61

第四章 赵翼诗歌的思想内容

第一节	壮游与风物	66
第二节	幸福满足感与歌功颂德	71
一、	赵翼的幸福满足感	71
二、	臣子当颂与鸣盛意识	75
第三节	盛世隐忧与仁者情怀	77
第四节	投向域外的眼光	82
第五章 赵翼诗歌的特征：生命、性情与日常性写作		
第一节	记事性与自传性	88
第二节	生活化体验中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93
第三节	即事悟理，议论纵横	97
第六章 书写诗歌史的企图		
第一节	十卷本《瓯北诗话》的成书过程	104
第二节	查慎行的入选与赵翼的诗歌史观	107
第三节	赵翼对杂体诗的研究	112
第七章 赵翼的作家研究		
第一节	知人论世与比较研究	118
第二节	接受史视野里的赵翼对作家的研究	121
一、	赵翼的杜甫研究	121
二、	赵翼的韩愈研究	125
三、	赵翼的苏轼研究	127
四、	赵翼的陆游研究	128

第八章 赵翼诗论的核心：自成一家

第一节	“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	134
第二节	先声与同调	139

第九章 乾嘉学风、个人才性与赵翼诗论

第一节	在“性灵”与“肌理”之间.....	147
第二节	个人才性与论诗主张	153

第十章 赵翼诗歌及诗话的传播

第一节	赵翼诗歌及诗话在乾嘉及其以后的传播	160
第二节	性灵派与江户后期汉诗诗坛	164
一、袁枚、赵翼诗歌和诗话在江户后期的传播	165	
二、江户后期汉诗诗坛风会	168	
三、袁枚、赵翼诗歌和诗话在明治之后的传播	173	

附录一	174
附录二	195
附录三	202
参考文献	205
致谢	211
后记	212

第一章 并非特例的中年归隐

在古代士人中，只要有可能，出仕几乎是一种普遍的选择。因此，如果某人在有机会出仕或未到致仕年龄时选择林下隐居，就显得特立独行，非常醒目。这种人生选择往往和这个人的价值追求联系在一起，他必须赋予自己的选择以特殊的价值，以此来对抗富贵功名的世俗诱惑，平息内心的冲突，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安身立命。在这种重大的选择面前，最能够看出一个士人的性格以及人生追求。因此，我认为赵翼为什么中年归隐是研究赵翼的关键所在。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乾隆朝，像赵翼这样中年归隐的并不是少数，而是有一批人在盛年时就离开官场。这或许能够在某个侧面反映当时的政治情况，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一群体性的选择背后是否意味着这一特定时代里士人对人生价值的判定有了观念上的变迁；而这种价值观念的变迁，对于乾嘉时代文化学术的繁荣又有什么影响。本章拟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探讨。

第一节 赵翼的中年归隐与乾隆朝“中年归隐”现象

乾隆三十六年（1771），赵翼四十五岁，刚奉特旨调任广州太守一年，又奉旨特迁贵西兵备道，由从四品擢升为正四品。赵翼“一年辄易一殊方”^[7]，而且从出守镇安始，每次调动都是出于乾隆皇帝的特旨，这对皇权统治下的一个官僚来说，是莫大的恩荣，因此他在卷17《擢授贵西兵备道述恩纪怀六首》其一中，对此感激涕零：“在远尚蒙亲简擢，微躯何以答恩波。”既然如此，他本应该踌躇满志、励精图治、一显身手才是，但在同诗其三中，他却说：“擢官何事乞归田，别有离怀黯自牵。”他请求总督李侍尧代为上奏，要求辞官归养，理由是前往贵州路途辽远，老母年事已高，不可能和自己一同赴任，他担心自己牵挂老母，无心政事，最后两头落空，反而“君亲成两负”。李侍尧劝阻了此举，赵翼于是让兄弟汝霖先奉母回乡，置买田宅^[8]，自己轻装前去贵州。如此安排，说明赵翼此时已经在作归隐的准备了。

一年以后，赵翼在广州任上的一件旧案被人重新翻出来，认为他处理不当^[9]，吏

[7] 卷18《十月朔日抵贵阳，闻官兵自滇入蜀，路经威宁，余未及受代，即赴宁料理过兵，途次杂咏》。

[8] 卷19《舍弟书来，于旧居之北买地，将营草堂，喜归计渐可成，作诗志意》。

[9] 卷16《决囚叹》记载一次捕获海盗后的处理情况：“可怜三十八少年，惨似鸡豚受剗剥。其余遣戍敦煌西，魂魄万古委沙漠。”《檐曝杂记》卷4“芟塘海盗”条记载，当时共捕获108人，赵翼只处决了38人，其他人他设法从轻发落，只是遣戍边疆。按照清律，江洋大盗不分首从皆斩，赵翼如此处置显然和律条不符。

部议处，要将他降一级调用。此时又蒙乾隆皇帝降旨，将赵翼送部引见，实际上相当于给他一个辩白开脱的机会。但赵翼早有去意，觉得正好趁机解任归田。因此，虽然上司和同僚一再挽留，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辞官了。这一年，他才四十六岁，正值年富力强、建功立业的最好时候。赵翼做出这样的选择，无疑经过深思熟虑，而且需要一定的魄力。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认为，赵翼中年归隐的主导原因是自己一再坦承的“好名”，即希望通过诗文著述来获得身后不朽的声名。

名声对于士人来说，首先是此世超凡脱俗的标志，是个体迥异于众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标志。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思是说古人向学是为了自身品格修养的提升，而今人却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普通士人要让别人知道自己，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学而优则仕，以功名见知于世人；二是以文名动天下，诗文播于人口。赵翼二十三岁时，因生活所迫，被入都，靠替人捉刀为生^[10]，文名日起，被当时的刑部尚书刘统勋招致幕下编《宫史》。乾隆十五年（1750）赵翼冒籍发解后，又受到座主汪由敦的赏识，延请到家中，名义上是教汪由敦的两个儿子，实际上是代汪由敦笔札，甚至汪由敦的所有应制诗文都由赵翼起草，可见对赵翼文才的器重。汪由敦在当时被推为“燕许大手笔”，他在公余闲暇时，经常指点赵翼，使赵翼跻身不检的文风有所收敛。汪由敦的器重使得赵翼在京城的文名更盛，开始和当时一些著名的文人、学者交往。这些都为赵翼日后追求不朽文名埋下了自信的种子。乾隆二十六年（1761）参加殿试时，赵翼志在巍科，而他本来也确实可以独占鳌头、一举成名的，但乾隆一句话，他就从状元变成了探花^[11]。这事对赵翼构成了终身的影响，让他觉得冥冥中真的有命运之神的存在。此前对于功名勋业，赵翼一直是热烈向往的。卷一《古诗二十首》写于年方二十时，第十三首比较严光与李泌，就对严光的高蹈很不以为然，认为“使皆托鸿冥，国家事谁做？”^[12]而对李泌力挽狂

[10] 卷2《客兴》：“京国依人惯，谋生倚捉刀。”

[11] 《檐曝杂记》卷2“辛巳殿试”条。乾隆把状元由赵翼换成王杰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清朝以来江浙出的状元太多了，而陕西还没有出过一个状元；另外就是他认为赵翼“文自佳，而殊少福相”，赵翼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参看卷10《散馆恭纪二首》诗中自注。乾隆对大臣的相貌似乎很在意，邓之诚《骨董琐记》卷3“乾隆时侍从之臣”条对此有议论。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王杰“昔为尹继善（引者案：尹继善是乾隆所宠信的大臣）缮疏，曾邀宸赏”（《清史稿》卷340《王杰传》）。

[12] 赵翼一生都看不起严光，认为他不过是“特恃故人恩，巧立高士操”（卷32《严滩》）。可见，赵翼并不是那种以隐逸为高的人，终其一生，他都是个积极入世、奋发进取的人。因此，他的选择归隐，并非人生态度的改变，而是对所追求目标作出的调整。

澜的相业却甚表景仰。从对二人出处评价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赵翼年轻时的志向所在，正如他在卷38《七十自述》（其三十）回忆时所说：“少年意气慕千秋，拟作人间第一流！”但是，他在仕途上却总是“每到垂成易所遭”（卷13《奉命出守镇安，岁杪出都，便道归省，途次纪恩感遇之作》其六），尤其是很不情愿地被派到下面为吏后，屡经宦海风波，逐渐令他心灰意冷。而且当时吏治败坏，官场里苞苴盛行，对百姓则百般欺压盘剥，赵翼不愿意做这样的贪官污吏，他努力做一个循吏，但以他一人之力，不但改变不了整个大环境，反而遭到排斥[13]。他越来越认识到“仕途未可恃文章”（卷12《闻桐屿罢官却寄》其一）。既然“不能立勋业”，“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卷23《偶书》）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赵翼决定放弃功名事业，专力于文章学术。《清史稿·文苑二》感叹“翼有经世之略，未尽其用”（卷485），对于一向自视很高、自我期待也很高[14]的赵翼来说，的确也是“犹有壮心无处耗”（卷21《漫兴》），他的精力从此专注于诗歌和学术间。

如果说士人在年轻时以文自媒、谋致青云更注重的是在此世实现自我的话，那么像赵翼这样中年引退、致力于文章学术则更多是为了对抗死亡的虚无，谋求身后声名的不朽，即所谓“疾没世而名不称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赵翼的诗里，尤其是晚年，对此一再流露出高度的关注。几乎可以说，希望获取不朽声名成了他归隐后从事文章学术的最大动力。他自己说，“自知学海尚迷津，妄意名垂著述身”（卷28《谒云岩公赋呈》）、“偶然高兴返田庐，妄意名山数卷书”（卷30《六十自述》其四）。看到自己以前的同僚腾达，他宣称“生前不如他，死后不如我”，对身后声名的期许已经成了他平衡此世仕途不得意的手段。因此，他辑《陔余丛考》时说“业就敢期传不朽，或同小说比《虞初》”（卷27《即事》其二）；题《廿二史札记》也说“千载文章宁汝数”（卷40《再题〈廿二史札记〉》），貌似谦虚，实则自负。同时有人对他的诗“相顾笑荒伧”，他想的是“且勿计目睫，或可待后生”（卷45《刻集》）。也正因为此，卷35在一首诗题中他提及这么一件事：

有以明人诗文集二百余种来售，余所知者乃不及十之二三，深自愧闻见之

[13] 卷24《书怀》：“同乎俗吏为，吾意既不欲。异乎俗吏为，吾力又不足。”按，赵兴勤《赵翼评传》第五章“荐举背后的文章”一节认为，李侍尧荐举赵翼担任贵州布政使真正目的是为了将他排挤出两广。

[14] 卷2《柁楼戏题》：“世间何限低腰拜，人前尽有低眉求。我虽矮檐暂托宿，放眼自可凌沧州”。早年寄人篱下时犹如此豪气干云，一生志气不难想见。